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稗疏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溫常綾履勛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稗疏卷二

岳州王夫之撰

文公

躋僖公 大事禘也而喪畢之禘謂之大禘合羣廟之主及新祔之主於太廟各以次序分昭穆躋僖公者乃於太廟之中昭穆之列閔僖並席而僖居上若移易昭穆則升僖於閔之左非升於其上矣抑此但紀

太廟中之位次而未言廟制故衆說紛紜其云僖為禰閔為祖則祖禰之名大亂閔可云文之祖其可為僖之禰乎父子之不可假借豈以人爵而紊天倫乎僖為穆閔為昭則莊本昭也而穆之桓本穆也而昭之而昭穆之名又大亂周道尊尊莫重於父子其生其死昭穆一定百世而不改則世次定特以先君無子而弟立於是而五廟之制不知所從要此皆為周衰之亂政若攷之於禮則君無子可嗣必取諸其子

之行以為之後故禮言為人後者為之子而弟必不可立何況其凡此乃武周所定不易之制昭穆永明廟永定至於後世篡奪相仍無立後之典唯臣子所扳立則固不可問己其在於魯或隱桓閔僖同為穆如何休孔穎達之說或多立廟而祀不啻五世如汪克寬之說俱不可知要以暴行成其邪說唯無子而不依昭穆以立後大本既失其末固莫能挽也

六 杜云今廬江六縣而汪氏謂壽州安豐有六國故

城按六故皋陶後偃姓之國漢為六安王國正今廬州之六安州若安豐故縣在今壽州霍邱之境今芍陂猶名安豐塘是也乃蓼國故墟非六也

蘇子 杜云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按蘇為縣內之國在西周時刺暴公而作詩者已有國邑溫子稱蘇者東遷後畿內之國已亡隨平王而東因封于溫其支庶留仕于周狄雖滅溫蘇氏未亡王蓋復立其支子仍以蘇之故名為其邑號若奔衛之溫

子傳稱蘇子者以其族姓言也抑考滅國之例有二  
有併而有之者有但毀其宗廟社稷後不復能建國  
而不必有其地者如楚滅蕭楚不能有而地入于宋  
蕭因以亾狄之滅溫狄亦不有其地地仍為王畿後  
以與晉特溫子之後不復有國而別立蘇子溫則亾  
也溫亾而蘇氏固存不當以滅溫為疑

諸及郟 二邑皆莒魯交界之地諸今諸城郟杜云城

陽姑幕縣南有員

音運

亭今按姑幕今莒州乃莒國

都近地楚所入而潰之鄆也此所滅之鄆乃在漢東  
莞今沂水縣二鄆相近魯莒各城而俱名曰鄆猶六  
代時南北各置雍兗州名同而地異也

新城 杜云梁國穀熟時有新城穀熟宋地在今歸德  
然僖六年諸侯圍鄭新城杜云新密在今密縣凡春  
秋所書地有名同而地異者如郟防郟之類必因  
其事迹源其形勢而後可辨今此同盟宋鄭皆與且  
晉盟諸侯多就近晉之地安知非鄭之新城而為宋



之新城乎凡此類杜氏自矜其博辨而不必有實者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者非恒有也入于者自外而移入也唯五緯不但隨天而行故于恒宿有出有入其餘經星隨天而行不自出入北斗非五緯所行之道安得有星乍見於外而旋入於中有之其為變異大矣孛星之出因日而見故夕出於東則出射於西夕出於西則出射於東星之餘氣散亂映日而為光出

也北斗云黃道甚遠日所不映而亭氣發達則尤為大異非但如天辰東方已也抑豈區區三諸侯之見弑足以當之哉

莒弑其君庶其 莒晉薛稱國以弑自一義例而左傳於莒歸首惡於太子僕使僕果有覆載不容之罪則春秋必與楚商臣蔡般同正天誅而何為分惡於國臨川吳氏謂既因國人以弑君則當自立何為奔魯其說良是蓋國人衆起以弑僕或與聞而非其主使

季文子所言弑君父者亦臣子之詞非必僕為庶其  
之子孫明復謂稱國以弑國之人皆應坐上刑胡氏  
譏其用刑太濫明復所言通國之人豈槩數萬生靈  
而屠之哉亦謂在廷之臣及所帥之衆而已如晉厲  
之弑欒書荀偃士匄誰可未減韓厥驕恃之言亦與  
鄭歸生無異故無首無從無一可赦邾定公所云在  
官者殺無赦正此之謂何疑於明復之言已甚乎莒  
薛國小史不詳其始末以晉例之自見是莒僕亦非

金匱要略卷二  
一賊也特非首惡也

宣公

平州 水經濟水過臨濟縣又東北迤為淵渚謂之平  
州古洲字平州濟之淵渚名也漢為平安縣在溼  
沃側溼沃今蒲臺縣地杜云在泰山牟縣西未是

崇 杜但云秦之與國不記其地而任公輔謂在京兆  
鄠縣甘亭按鄠於夏為有扈氏於殷為崇侯虎之國  
文王伐而滅之其地入周末聞以封諸侯去鎬京密

邇固周畿內地周自有周之崇非殷之崇也且鄆在  
上林苑南與杜陵接壤北隔渭水周京故地已為秦  
據趙穿豈能帥孤軍穿秦境南涉渭水而侵之晉雖  
渡河得少梁而去鄆猶遠則此崇國必在渭北河渭  
雖秦而地則近晉杜氏闕之猶知慎也

黃 桓十七年盟于黃杜云齊地而未詳處今以公子  
遂如齊之途計之齊都臨淄魯往當迤南而東漢琅  
邪郡有橫縣讀如黃應是其地重則應在魯近地故

遂以辛巳卒而壬午訃已聞為之去籥杜解垂齊地  
非是

舒蓼 舒蓼應是一國舒不一種故曰衆舒漢有舒縣  
又有龍舒大抵廬江舒城桐城潛山皆羣舒之境舒  
蓼其一也故徐已取舒而楚又滅舒蓼杜云二國非  
是舒既折入於徐蓼國在安豐今霍邱地文五年楚  
已滅之豈一國而再滅乎且經文亦當分別言不應  
滅二國而統以一滅之文

根牟 杜云琅邪陽都東有牟鄉按陽都乃齊人遷陽  
之陽非東夷國東萊郡有牟平今寧海州又有東牟  
今文登地濱海而僻夷根牟自應在此抑此連齊侯  
伐萊為文與莒伐杞取牟婁同則取之者齊也根牟  
應為萊邑非國也公羊以為魯取齊師方在萊魯豈  
能越萊而取其東國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范甯謂傳例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已已齊侯元卒在晦日之

下當有閏拘守穀梁之說既不可通則曲為之辭其  
陋甚矣夫丙辰為四月之晦則四月之朔非丁亥則  
戊子推而上之前年十月朔日當為庚寅月中不得  
有癸酉惟丙辰為四月朔狀後可推前年十月為己  
未朔癸酉衛侯鄭卒其十五日而後癸己徵舒弑君  
為五月八日范甯何此之不知邪春秋紀閏凡二一  
不告月一葬齊景公皆於歲杪故劉仲原言是時歷  
法多謬每置閏於歲終左氏以閏三月為非禮蓋周



歷之鹵莽上不合於天時下不宜於人事不待無中  
氣之月而或前或後彊謂之閏秦之後九月實倣於  
此則四月之後周歷無閏可知而安得以丙辰為四  
月晦哉若日食必朔而歷家疏謬或前或後故杜氏  
曰不書朔官失之言歷官之也孔子志行夏歷以立  
萬世之法故或言朔或不言朔以著其失范甯小儒  
惡足以知之

邲 水經注濟水合滎瀆東南流得宿須口濟水於此

又兼邲目京相璠曰在敖北敖者敖也在今河陰縣  
傳稱楚子次于管在今鄭州晉師在敖鄆之間渡河  
南正在河陰濱河之南岸背水而陳於法當敗宜其  
掬指舟中也水經注所云濟水有邲目者河濟於此  
合流故濟有邲名蓋鄭之北境也河陰去鄭州五十  
里

稅畝 稅畝之說諸家不同攷之於傳左氏言不過藉  
公穀皆言什一以譏其不然乃未明言其稅法之重

輕故或以為什取其二或以為仍什一而但廢助法  
傳無明文則當熟繹經文以求之經但言稅畝則非  
加賦也故謂於公田之外又稅其一於說不立狀魯  
之什二後不經見必自此始則朱子十而取二之說  
自伸以實求之言稅畝者謂無畝而不稅故曰履畝  
助法一夫百畝非僅百畝也唯上地不易之田為百  
畝一易中地則一夫二百畝再易下地則一夫三百  
畝助法初定之時民或間一歲再歲而易耕以休地

力迨其後人衆而力有餘熟耨而糞之皆成熟地先  
王亦明知後之必墾為肥壤正以此寬民力而勸之  
耕所謂仁之至也唯公田則百畝而無萊

萊猶今  
之荒也私

田則以三等酌其中蓋二百畝而名曰百畝今此履  
畝則凡已耕之土盡入稅額蓋先王雖名什一而實  
二十而一稅畝則無土漏於稅外以周制較之什而  
二矣此法李悝宇文融師之名為清姦倣以裕國而  
殃民甚矣觀履畝而稅之文則羣疑盡釋三傳之說

皆可通也

宣榭 室有東西廂曰廟有室曰寢無室曰榭爾雅既有明文廟以祀先朝踐於堂事尸于室無室而何以祭胡氏謂是宣王之廟他無攷證獨據呂與叔攷古圖邠敦之文耳宋人風尚以畜古器為雅趙明誠歐陽永叔以蒐輯金石文字示博聞於時多贗為之以求售者莫能詰辨則此邠敦者不知出何人之手而可據以釋經乎杜氏謂講武屋別在雒陽者其說甚

允榭本與序通有堂無室於射為宜今之演武廳猶  
其遺制而宣王講武於成周吉日車攻詩有明證豈  
不較信於未知真偽之銅器邪若公穀以為藏樂器  
之所則以射必有樂或於榭側有樂器之府榭火而  
樂器燬因傳聞而遂以為樂器之藏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范氏穀梁傳注以癸卯為六月  
晦日而置後己未盟于斷道為閏月按是年正月有  
庚子丁未若六月癸卯晦則正月有丁未而無庚子

但六月癸卯朔則有庚子而無丁未故杜氏以蔡侯  
申之卒為二月四日斯為精確蓋經文偶脫二月二  
字猶壬申公朝于王所之脫十月也唯六月朔日癸  
卯則斷道之盟為十七日范氏巧護穀梁不知歷算  
與十年日食同

成公

作邱甲 邱甲之制胡氏援引攷證詳矣顧增乘增甲  
之疑尤屬未安據蒐紅之車千乘為計向增乘之徵

而以漢書一成覈之六十四井而芻加一里為成芻  
加一里者加八里也一成之田七十二井千乘之賦  
為田七萬二千井計地方二百七十里稍弱與漢書  
刑法志馬季長論語注朱子魯頌傳所云三百十六  
里有異乃魯地有今平陰泰安兗州曲阜寧陽泗水  
魚臺單縣濟寧汶上費縣沂水之境規約成方豈但  
二百七十里蒐紅之車不待增乘而已足況史克所  
頌公車千乘僖公已然在邱甲未作之先非昭公時



始有是增乘之一疑也抑據楚人二廣一乘百五十人為增甲之徵而甲者以甲士得名一車之中車正御右止於三士雖楚二廣亦然則一乘止於三甲若得臣之戰長狄齊莊伐衛有駟乘者偶狀賈勇之事非成法也一乘四甲不贅一甲乎倘增步卒而不增甲士亦不得名增甲是增甲之一疑也嘗以鄭氏王制注叅攷之周公定天下九州方七千里名山大澤去三之一其為名田者約三千三百萬井以一成出

七十二步卒乘之當有三千三百萬人為兵計唐之  
府兵宋之禁軍廂軍昭代京外衛所之兵制不足以  
當其百之五即隋煬征高麗開河之役亦不逮其十  
一雖三代之兵不如後世歿於戰爭之酷而勞民罷  
敝於原野亦不忍言是民何不幸而生於三代之世  
惟如此之荼毒曾先王而忍於虐民如是乎足知李  
靖之言不仁之甚非古之果爾也若包子良謂十井  
而出一乘則八十家而七十二人為兵天下無非兵

矣豎儒之言誣古以禍生民有如此之憯者按詩稱  
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每乘止三十人而司馬法十  
井為通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井三百家革車一  
乘徒二十人則原無七十二井出七十二人之法而  
井止三家亦無八家之數大約秦火之後古制亾稽  
繹經者勿掇拾殘闕彊立繁重之法為殃民者之口  
實儒者之立心當如是而已侈淹博而重為不仁之  
說天所不佑非但如作俑者之無後也

茅戎 水經注云茅亭茅戎也秦穆公自將伐茅津即  
此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按秦穆伐晉濟自茅  
津非伐茅津也酈道玄之誤顯然矣所謂茅亭者在  
今平陸縣境晉地也大河之濱通津所在非戎所可  
雜處去成周亦遠無患於周亦不應涉晉地以伐之  
按王予晉以攢茅之田地在河內修武田以與晉而  
西阻太行戎固依山而處周於文十七年敗之于邲  
垂邲垂漢為新城縣在今伊陽縣則其為伊雒以北

之戎夾河而介於河內明矣

新築 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築縣樂陵地在今山東  
武定府齊衛交界之境衛侵齊而齊迎之與戰也

新宮 不言宣宮而言新宮劉質夫以為神主未遷其  
說是也然謂其二十八月而未遷主為緩而不恭則  
又非是卒哭之後主祔于祖廟祥祭皆于祖廟行之  
喪畢吉祭必待時享之月因行大禘祖廟遷而上新  
主乃居祖廟而時享必於四仲之月周正以建丑之

二月為仲則二月正新主入廟之月而是月之內三旬各有柔日卜吉乃祭今此甲子前有癸亥卜或不吉則須乙亥禘祭主乃入其廟宮則於災之日主尚未入亦不得譏之為緩主未入而哭誠於禮為過但將欲入廟而廟火更待後仲月吉祭方行靈羈安侑亦足動人子之哀禮以義起亦未為不可劉氏譏之過矣抑於此而見諸侯五廟之制周衰文勝其濫甚矣遷廟之禮通遷而上疎居祖廟於其將遷稍加丹

聖而已然則當其未遷宣公從祖而祔僖公之主固  
在廟中當名僖宮不名新宮言新宮則創始為之於  
二昭二穆之外矣見於經者煬也武也桓也僖也不  
復以昭穆名而從其謚蓋不知其凡幾矣

三望 胡氏於三望之說前後自相刺謬已據公羊傳  
言祭泰山河海矣復取朱長文之言謂泰山禮所得  
祭故不書而獨紀三方其說新巧釋經之大忌也禮  
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言四者舉其方耳周禮注四

望五嶽四鎮四瀆略舉之其望十三如周都鎬京西  
望唯吳嶽餘或北或南皆在其東望者不至其地遙  
擬其方望而祭之也泰山在魯封內若特祭之自當  
至其山麓望乃因郊而祭泰山去曲阜東北百里外  
則此亦遙望而祭之耳魯既僭郊因而僭望而禮損  
於天子則就近而望焉於嶽則泰山於瀆則河於大  
川則海而四鎮不與泰山既其封內亦半屬齊東浸  
莒地有諸鄆則亦潮之所及而與海通其時河雖北



流不徑魯境而濟水自滎瀆與河合而復分則亦河  
之支流也故東望祭海西望祭河北望祭泰山公羊  
之說為允三者實指其所祭山川之數非於四望去  
一而三也若如天子之四望而去其一則北鎮醫無  
閭北嶽恒山皆北望也又豈魯所得祭乎故唯公羊  
之說為長胡氏察之不詳故言之靡定此釋經之所  
以難也

瑣澤 杜云瑣澤地闕按襄十一年傳稱諸侯之師右

還次于瑣杜云滎陽苑林縣西有瑣侯亭其地在滎陽新鄭之間鄭地也晉會衛於此正二國之中途澤者以水得名應即瑣也猶鄢陵之或稱鄢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 十一月無壬申以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可知故杜云史誤而穀梁傳曰致公而後錄蓋嬰齊之卒以傳言夢徵之當自洹水之上去鄭近而去魯遠且從公伐鄭無先歸在途之禮則其卒應在十月壬申及公告至乃追書之卒以壬申從其實也

書於十一月公歸柩隨以返乃成喪也此穀梁之義  
精矣

正月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何氏公羊注曰起正月見  
幽二月庚申死蓋因前年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庚申  
當為二月五日故曲為之說也乃據是年八月有己  
丑十二月有辛未則正月固有庚申左氏於前年歲  
終置閏閏月乙卯晦殺胥童厲公見弒於正月之五  
日非二月也周歷粗疎置閏必於歲終與秦同亦於

此可見矣

襄公

次于鄆 杜云鄆在陳留襄邑縣東南鄭地襄邑今睢  
州境內以宋襄公葬此得名其東南柘城也為宋邑  
明甚何云鄭地傳晉敗鄭徒兵于洧上於是諸侯之  
師次于鄆以待晉師則是密邇相聞襄邑去鄭甚遠  
豈能知其克捷而不進水經洧水過鄭縣南鄆水從  
西北來注之字正作鄆鄆與潯通音側真反詩孟子

作溱者傳寫之誤溱乃湖廣臨武縣水南流入沅者  
也鄆有合流可謂之沅亦可謂之鄆其水東過沅川  
西華經陳地又東入淮於宋全無干涉蓋諸侯之師  
在沅川故傳云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焦夷當是  
譙郡今之亳州順鄆水而東則陳與譙受兵矣鄆與  
鄆國之鄆字同音異鄆國音疾綾反此讀如臻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氏以長厯推之辛酉為九月十  
五日推至二年五月當為癸卯朔則月內無庚寅六

月壬申朔九日庚辰十八日己丑而經載五月庚寅  
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踰卒七月己丑葬齊姜  
殊為舛錯蓋於元年己丑歲終置一閏也唯有閏則  
二年正月乙亥朔三月甲戌朔五月癸酉朔十八日  
庚寅夫人薨六月癸卯朔月中無庚辰故傳以鄭伯  
踰卒為秋七月七月壬申朔九日庚辰十八日己丑  
葬齊姜知經之書鄭伯卒於六月者傳授之誤也成  
十七年丁亥歲己置一閏於十二月後至己丑歲杪

纔二十四月而復置一閏蓋周末歷法大壞以五年  
再閏為死法故三年一閏又閏二年而復閏全不計  
氣盈朔虛之實而月唯死守經朔一大一小乃以二  
日月見西方四日未見為災異其疎謬誣天如此此  
夫子所以欲行夏歷也

善道 宿州有善道驛蓋古名之僅著於今者宋地也  
正吳西北以會中國之便道與龍亢之向濠之鍾離  
相櫛比杜云地闕未詳

莒人滅鄆 左氏以莒惡鄆之賂魯而滅晉以亾鄆討  
魯莒人伐魯以疆鄆田是莒用兵伐而滅之也公穀  
則謂莒人以子為鄆後竄其宗以絕其世事同於滅  
蓋見昭四年取鄆疑莒既滅之不當與鄆同文而  
復滅於魯乃莒之以子冒鄆後者豈非世子巫乎使  
春秋惡其竄冒罪均於滅人之國則不當輕許巫以  
世子之稱且自是以後鄆不再見則安得復有己姓  
之鄆子左氏謂著邱公不撫鄆鄆叛莒而魯取之杜



氏因謂鄆為莒邑叅觀而酌之蓋滅鄆實用師以滅  
既滅之後莒因立其子弟為鄆君以服役于晉故晉  
不討莒而討魯蓋職貢未亾而妣姓之鄆則已滅也  
昭公取鄆蓋取莒之屬國二傳傳聞未確知既滅之  
後有已姓之鄆因為之說耳經於此類必待推求而  
後知如一須句僖公取之文公復取之非善通者亦  
且如王安石之譏春秋為斷爛邱報矣

邢邱 邢邱之邢从形旁之开篆作井邢國之邢从开

音同而文異地固不同邢侯之國初封在順德府邢臺縣漢曰襄國後遷夷儀在東昌府聊城縣衛滅之地入于衛邢邱非國也地在懷慶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至于邢邱修武勒邱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懷今武陟縣也朕懷之為名自虞夏已朕書曰覃懷底績史記秦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索隱曰邢邱在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皋是也括地志亦曰平皋古邢邱邑則韓詩以懷為邢邱亦相近

而非應劭以邢邱為邢侯國而曰自襄國徙此齊桓  
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邱不知  
从井之邢與从斤之邢判然為二故臣瓚漢書注云  
邢是邱名非國而顏師古直斥應說之非謂晉侯送  
女于邢邱蓋謂此其說也漢書於趙襄國縣注曰邢  
侯國後漢書平皋有邢邱故邢國周公子所封則范  
曄仍應劭之誤而臣瓚又折其非杜氏於宣六年赤  
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注云今平皋是已乃又以為鄭

縣之邢亭明屬晉邑在河內晉啟南陽而有之與鄭  
隔河相去甚遠安得屬鄭邢亭之名他無所見唯野  
王西北京相璠曰是邢亭邢字相近乃故邢國因  
而錯亂抑與邢邱相去二百里何杜氏之不審而無  
定論也

己亥同盟于戲 以五月有辛酉推之則八月癸未當  
在下旬據杜解十二月癸亥門鄭三門為月五日則  
辛酉當為五月晦日八月朔日癸未為二十三日十

一月庚寅朔己亥為十日而下推明年五月當為丙  
戌朔甲午減偏陽乃其九日也此即合經文前後推  
之昭然可見十二月不得有己亥傳言十一月自是  
傳寫者誤一作二而傳言閏月戊寅十二月己未朔  
則戊寅不得在閏月明年五月亦不得有甲午此杜  
之注釋經傳善救其失者也特以閏月為門三日則  
不如疑而闕之

祖 京相璠曰彭城偃陽縣故城東北有祖水溝偃陽

在今沛縣祖在其境內時尚自為國偏陽滅地乃屬  
宋其南則徐也會祖之師既就近而圍偏陽則祖在  
偏陽明矣杜云楚地蓋據戰國時楚滅徐宋後地界  
言之非當時疆宇也晉會吳以謀楚豈就楚地以結  
言哉

亳城北 亳有三偃師為西亳於時為周畿內地考城  
為北亳於時為宋地亳州故譙也為南亳於時為東  
夷徐境俱去鄭遠鄭方受圍不得越境受盟杜云鄭

地鄭不得有亳城也二傳作京者是已京者故叔段之邑在今滎陽新鄭二縣間京亳字相近京大也亳亦大也殷謂之亳周謂之京故左氏之傳誤

澶淵 杜氏云在頓邱縣南頓邱今開州也此宋真宗渡河拒契丹處攷之張晏應劭所說乃繁淵非澶淵也大名有繁水南樂在其南故南樂謂之繁陽後漢郡國志沛國杼秋縣故屬梁國有澶淵聚注云襄二十年盟于澶淵其地在考城之南豐沛碭山之間宋

地故謀宋災亦會于此後世以繁淵為澶淵而沛梁  
之澶淵隱蓋自杜氏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年及二十四年皆比月書日食此釋經者之大疑  
也蓋日之發斂於南北者其黃道四十七度八千六

百分萬分凡一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十二分強而

反約畧計之凡四日而行一度稍弱積一月之日凡

七度有奇而月之出入黃道二十七日五分日之一



強已復反故道餘二日五分日之三凡行三度八千  
八百分強凡差三度有奇安得比月而入食限邪且  
九月十月乃建申建酉之月密邇分前月行黃道內  
二十四年則在七月八月建午建未之月密邇至後  
月出黃道外而日之發斂疾徐不隨月為差何得比  
月而食若出一軌故劉炫以為傳寫之誤而姜岌一  
行郭守敬皆謂必無比月而食之理唯董仲舒以比  
月而食為大異則不知歷法而徒守舊聞曲為之說

也凡春秋所書日食舛錯甚衆其故有三傳寫之誤  
一也失閏二也周歷疎錯不能自信置算法而求之  
占候如穀梁氏以虧傷而知食之鄙論日食之後人  
情驚愕偶有氛珥侵其一隅即詫傳為日食史官不  
審而書之三也今以郭守敬法上推往古凡經所書  
或不日或不朔皆史官之失抑有月分錯謬者則歷  
法不精置閏不當之誤今據授時歷所較定隱三年  
己巳食者己巳實朔史失之桓三年七月壬辰朔食

大衍歷及姜岌所推壬辰乃八月朔失閏也莊十八年三月食乃五月壬子朔食既失日失朔又訛五為三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食乃十月大衍授時所推皆同失閏也僖十二年三月庚午朔食姜岌大衍授時皆五月也傳寫誤三為五僖十五年五月食大衍授時皆四月癸丑朔食既失閏史官又失日失朔文元年二月癸亥朔食姜岌及大衍皆三月失閏也宣八年七月甲子食杜預以為七月晦非也蓋十月朔

史失朔而傳寫又誤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朔食乃五月乙亥朔食以經朔為朔既誤而又失算歷謬之尤者也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食乃十一月姜炭云失閏是已襄十五年八月丁巳朔食姜炭及大衍授時皆七月也失閏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推之皆入食限經所書是已其十月庚辰朔八月癸巳朔皆已過交限則必無食理此算不精而占候者以氛珥為食也二十七年十二月乙

亥朔食乃十一月姜爰及大衍授時皆同失閏也昭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食五月也失閏昭十七年六月  
甲戌朔食大衍授時推之皆九月傳寫誤也詳元李  
謙歷議

雍榆 杜云汲郡朝歌縣東有雍鄉於時齊侯已取朝  
歌其鋒甚銳魯若逼近而屯過其歸路必相爭戰既  
有畏而次豈敢壓齊壘以相臨乎按後漢書東郡燕  
縣有雍鄉燕南燕今胙城縣在衛輝東南朝歌今淇

縣在衛輝西北胙城南接曹州新鄆魯境非齊西嚮  
之衝可進可退叔孫豹有畏而次自應在此杜解失  
之

重邱 杜但云齊地未詳其處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  
里有重邱鄉故縣也今按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重  
邱縣蓋在德州陵縣二邑界晉帥諸侯之師自東昌  
之夷儀進攻齊之北境齊既納成遂盟于此

門于巢 門于者攻其門也士匄門于鄆門公門于陽

州皆圍而攻之杜說是也杜於成十七年舒庸人道  
吳圍巢注巢楚邑則非巢國狀吳楚江北接壤之地  
未聞更有巢邑而楚已并羣舒吳之爭地必徑巢國  
巢楚與國為楚捍吳必下巢而後可嚮楚故先攻之  
不言伐巢者吳本志伐楚不為巢興兵巢之拒吳亦  
為楚守也若穀梁責巢不飾城請罪胡氏責吳子不  
假道釋甲則皆迂而不切事情

昭公

號 此所謂東號也北號在大陽夾河之壤平陸陝州  
皆其地乃號仲之國而此東號則號叔之封鄭桓公  
東遷有號檜之地故為鄭邑西自汜水縣東至滎陽  
皆號故封穆天子傳畜獸于東號號曰虎牢汜水也  
滎陽有號亭後漢書曰故號叔國此則號之故都地  
入鄭而猶名曰號晉楚之會會于此

鄆 說者以謂有三鄆非也西鄆漢為廩邱今為鄆城  
縣字一作運東鄆在故東莞今為沂水縣後漢郡國



志云東莞有鄆亭齊為昭公取而居之此鄆也其地與莒接壤或為莒或為魯故曰莒魯爭鄆為日久矣文十五年諸城及鄆為魯邑及成九年又為莒邑而楚入之蓋宣成之間莒復取之于魯不見於經者所謂內失地不書也

疆鄆田 疆者聚土為塹其外溝之為關以通出入也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鄆本莒邑魯先世嘗取之莒而未毀莒封別為已封

至是復取之乃擴其舊封包鄆於內欲使長為己域  
言田者邑城在內田在外疆其田之四界也必帥師  
者將有築掘之役恐莒來爭以重兵臨之也杜但云  
正其封疆未得委悉

防茲 杜氏分防茲為二邑謂防在平昌縣西南茲在  
姑幕縣東北按經言牟婁及防茲地異則言及則防  
茲非二邑也漢書獨載琅邪郡有茲鄉縣後漢書唯  
載平昌有婁鄉云是牟婁注云有防亭者亦徒據杜

預之說非他有證則其為二邑非三邑明矣

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傳作納公子陽生其謬明甚陽

生立於哀公五年辛亥歲卒于十年丙辰歲去是年  
庚午四十七年若此時已出奔在燕而攤兵以入當  
以二十矣其歿也猶謚曰悼乎且於時孺子荼未生  
陽生何所嫌而奔燕故曰其謬明甚陽左傳作唐杜  
云中山有唐縣按中山之唐在燕之西飛狐口倒馬  
關之左自齊而往絕燕而過之孤懸西隅高偃不能

懸軍深入北燕伯亦不能遠恃齊以為援且又鮮虞國都非燕地也足知杜說之非按漢書涿郡有陽鄉縣當是燕地蓋在文安大城之間為燕齊之孔道正不當從傳作唐而以中山之唐當之

州來 州來書入又書滅則其為國亾疑而杜云楚邑當由傳言楚子狩于州來謂是其邑耳如楚子田于孟諸孟諸豈亦楚邑乎州來國小服役於楚游獵其地唯其所為耳前漢地理志下蔡故州來國在今壽

州楚之東侵疆域止於舒蓼未嘗北至壽潁州來之  
亾實亾於吳若平王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則言其  
國已滅他日已取之為尤易耳非州來之先已在楚  
也若為楚邑則已失之何言猶在哉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曰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

伐參也 北辰亦為大辰夫彗體無充傳曰為充其出也

必於黃道為近北辰在極北至幽之處不得有孛則  
其非北辰明矣參之名為大辰他無所攷唯大火為

大辰而劉向言濫于蒼龍之體則是在房心尾而杓  
及七宿也然有疑者經不繫月而但言冬則是盡一  
冬而恆見矣自建酉之月至建亥之月皆冬也而以  
月令攷之建戌之月日在房建亥之月日在尾心方  
隨日以沒大火隱而孛亦不得見且大火在天漢之  
西傳亦云西及漢唯參於周正之冬夕見東方而漢  
在其西言及者互東西而遠及之謂則又似劉向之  
說為不審參觀衆說似公羊伐為大辰之說為長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諸家之說唯陳氏謂止真同商  
臣蔡般之大逆而程子曰蔡般許止疑同故皆書葬  
斯據經以為定論蓋君弒而不書葬者君而見弒必  
於已有惡故既正賊臣之罪而復以不成喪貶其君  
聖人之精義也若子之於父則天下無不是之父母  
父雖不父不為賊子分過故使成喪而書葬原其父  
所以甚其子也比事而觀子之弒父不同於臣之弒  
君大義昭然矣楚顏不書葬則不以王爵與之之通

例又一義也左氏云飲太子之藥卒此實錄也是止  
之以毒弑父也亾疑又云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  
也乃左氏之臆說耳若穀梁以為不嘗藥曲為止辨  
夫嘗藥者亦嘗其毒否耳若病所服藥則平人飲之  
無傷而薑桂芩連反其證則殺人豈平人嘗之而病  
者即可飲乎即云不嘗藥亦必止知有毒故不嘗也  
傳經者必欲為趙盾許止解使滔天之惡與不知道  
之臣子同罰則欲甚盾止之罪而宋萬商臣皆可未



減矣以經斷之止之毒殺其父為覆載不容之大逆也  
也亾疑若左氏所云舍藥物可也尤為不孝之口實  
程子言父母病委之庸醫之手是大不孝然則為子  
者但以避藥殺之名視庸醫之溫涼妄投而疾視其  
死乎且倉卒之疾醫不及至子自知方可以使生而  
逡巡避嫌致令暴殞其惡不更甚乎釋經而為曲說  
則賊道唯程子及陳氏之言為正

盜殺衛侯之兄縶 凡春秋所書盜皆下大夫以降而

擅殺人者三代無州野弄兵寇掠之事蓋列國林立國必有軍卿行必有旅無能犯也自陪臣執國命始各有徒衆藏兵甲春秋深惡其壞封建頒爵之大法故自卿而下名不登於春秋盟會侵伐則稱人殺君與大夫則稱盜不如後世之史州竊之寇匹夫而得以名見也左氏求名不得之說曲而迂矣乃胡氏謂齊豹為司寇例得書名不知唯天子之司寇為卿侯國之司寇亦下大夫耳孔子為魯司寇且不得與三

桓等况豹仕於絜而又見奪乎胡氏據檀弓之文歸罪於宗魯不知孔子之告琴張乃君子慎擇交遊之精義非春秋討賊之大法責宗魯可也釋齊豹之首惡其可乎齊豹非鄉而書盜又何疑焉又絜二傳作輒出公不應與伯祖父同名左氏為是

胡 杜氏失注括地志胡城在豫州偃城縣界其地在陳之東蔡之北南近於汝南後漢書在汝陰

鸛鵒 鸛鵒寒臬也一名寒號蟲當冬無毛穴處而呼

號達旦俗謂其鳴曰得過且過其糞方書謂之五靈  
脂其鳥不耐寒故不踰濟公羊傳寫之誤鸛訛作鸛  
鸛本音貫注公羊者讀之為權因曲為之說誣已陸  
佃不知鸛鴝之異謂南人剪舌教之作人語者尤為  
疏陋鸛音瞿鴝音章句之句鴝鴝者鸛鴝也俗謂之  
拔哥巢而不穴豈足為異哉

定公

容城 應劭酈道玄俱以南郡之華容為容城華容今

監利縣在漢南五百里濱大江而與郢密邇使許遷  
於此鄭豈能深入楚地而滅之許自城父遷折依楚  
北境以自固而召陵之會改而從晉故不敢復居于  
析背楚而北遷容城雖無所攷大要在宛雒之東汝  
蔡之北故皋鼬之會許男未歸而已遷亟避楚也鄭  
以夙怨就近而滅之其非華容決矣

柏舉 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歷赤亭下分為二水注  
于江謂之舉洲吳楚戰于柏舉即此舉水庾仲容荆

州記作莒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或作汜按此則柏舉當在漢川雲夢之間所謂舉水者疑今之竹筒河也故傳曰自小別至于大別蓋漢北也而京相璠謂之漢東非是

沙 杜云陽平元城縣有沙亭是沙鹿非沙也魏郡漢自有沙縣今為涉縣乃古沙侯國正在衛北齊西而西禦晉之孔道齊衛相結叛晉自應在此

從祀先公 釋經者以經為主以傳為輔資傳以證經

不可屈經而就傳經言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方相連成文非二事明甚蓋陽虎從定公以祀因作亂而掠寶玉大方以叛從者陽虎從也不言盜從者不可加盜於祀先公之上且當其從祀尚未為盜也中庸曰陳其宗器則寶玉大方以祀而陳而虎因得竊之合二句為一事順讀之大義自昭然矣傳稱禘於僖公經不言禘者亂從中起不成禘也乃三傳皆以為升僖于閔上釋從為順則當音縱於文義殊為牽彊

或其時有升僖於閔上之事亦未可知廬陵李氏謂  
逆祀為臧文仲所為非李氏之惡陽虎欲暴李氏之  
罪不宜以此乃三桓賜族李氏有費皆出於僖公則  
升僖於閔自李氏之欲而文仲迎合之是誣僖正以  
抑三桓此不足以破三傳之說特傳言禘于僖公方  
且擬僖公于太廟固未嘗不尊崇僖公而杜氏云還  
僖公懼於僖神則曲為之說要使有此亦魯自從公  
論而釐正非虎之假公以濟姦也胡氏據馮山之說



謂始祀昭公尤從千載後懸為臆揣既不言昭而言  
先又於從字之義無取經所書者重在竊玉弓而不  
在祀言祀者所以見當祭而難作為亂之大者觀下  
重言得寶玉大弓知聖人之於宗器之得失必詳其  
始末也

夾谷 傳曰祝其實夾谷漢有祝其縣屬東海郡范曄  
書因載祝其春秋時曰夾谷注云定公十年會齊孔  
子相曄書又云祝其有羽山則其為今淮安之海州

明矣其地乃郊莒之境非齊魯之不應遠涉而會於此按萊蕪淄川皆有夾谷在萊蕪者酈道玄謂是家桑谷在淄川者一曰祝其則此夾谷為淄川之地魯東齊西正其地矣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古今異名勿容混注也

鄆謹龜陰 此鄆東鄆今鄆城也謹在漢蛇邱縣與僑如圍棘之棘相近當在汶上縣之北龜山在泰安州陰山之北也三邑皆夾汶之壤蓋齊取鄆以居昭公

併取二邑之田昭公不能有而奔晉齊遂據之故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不能克而八年公兩侵齊以爭之至是乃歸于魯

垂葭 傳云垂葭實郟氏而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郟亭甚矣杜之徒務博記而不揆之事理也傳云使師伐晉將濟河郟意茲決策遂濟水而伐河內齊衛之君皆在焉杜曾不思鉅野之去河內相去幾許而云在鉅野邪鉅野魯地也衛欲伐晉而東馳狂者不

介也按鄭音古闋反實與澳通以水言則从水以地  
言則从邑一也澳水出濟源至溫縣入河實河內地  
晉師不出未與交兵故曰次已逼晉境故邴意茲曰  
數日而及絳鉅野之說舛謬較著漢書注引杜說為  
信然相承清訛做流後學弗能止也

脰 杜解祭社之肉盛以脰器按古無脰字从辰从肉  
者古唇字也若云以蜃飾器字當作蜃大蛤也蓋似  
今之螺鈿祭祀之器未聞以蜃飾之即今有之亦不

當舍肉而言器而言其飾按祭禮有胥鄭司農曰胥  
俎實也禮所云先生之胥折脅一膚一是也孔氏音  
之承反徐鉉音署陵反

定妣 定非諡也蓋李孫薄於君母哀公或非定妣所  
出傳謂不赴不祔則亦不諡從定公而稱定妣若曰  
定公之妣氏耳若以為諡則襄公之母妣氏已諡定  
矣茲復諡定妣與皇祖姑同宗廟之中何以別乎

哀公

句繹 杜云邾地按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小邾人安  
得以邾地附魯杜於彼無以自解但注云句繹地名  
辭之窮也繹一作嶧繹今之嶧縣孟子所生而史云  
孟子騶人劉蒼騶山記云邾城北有嶧山宣十年魯  
伐邾取之後邾復取之經不書者失地不書也此則  
邾之邑也若句繹則小邾非繹也漢書東海下邳縣  
注云嶧山在西後漢書謂之葛嶧山云本嶧陽山注  
云山出名桐書所謂嶧陽孤桐是也句葛音相近句

繹蓋即葛嶧下邳今淮安邳州小邾在邾南葛嶧亦在嶧山之南明此為小邾地杜解非是

用田賦 田賦之說諸家各異要當以經文為正國語所載孔子之言田出禾芻米不過是正與經文合用田者言不用戶口也賦者賦之為兵也傳曰悉索敝賦孔子曰可使治其賦皆謂兵也杜氏以為賦其馬牛何氏以為斂取其財物自不如陳君舉益兵之說為當蓋兵車之馬牛自官所畜牧非取之民於周禮

可攷其大畧武城言放牛於桃林歸馬於華山不言  
還之民間衛文公季年三百乘乃有騾牝三千魯頌  
侈言在坳之馬自足給兵車之用公家所養不待求  
於民也至謂一成之田出長轂一乘尤為不典兵車  
制極精好非民間所能為考工記車人輪人之法極  
詳極慎非國工不能自司空之屬官司典造使責之  
樸吝之農民則折轅毀輪為敵擒耳其言商賈出之  
者亦非商賈集於津要之地假令方百里之國地僻



非貨賄所通區區一二販夫而能供一國之兵車牛馬乎或商賈之稅入於泉府者儲以資修治之需非全倚之以求盈也杜氏又謂家財之外又征其田則是加賦而不可謂之用田用田者言舍其所宜用之夫家而用其所不宜用也後世有所謂隨糧帶丁之亂政與此畧同特其所賦者使為兵尤加虐耳周制雖寓兵於農然當定徹之初畧用井里為夫家之率雖云百畝而一夫乃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則抑或

三百畝而一夫且無職事者其夫家之賦自若迨其後遵用一定之戶籍時有登耗皆以丁口之衆寡為準大約不出於定額之上下蓋田止供粟而人以賦兵至於春秋之世萊田漸墾成熟且有山麓水溪新闢之壤田溢於夫家之舊額者多矣宣公稅畝已無不稅之田而兵制未改成公作丘甲兵漸增而猶據畫井之邱甸舊籍之夫家以為率至於此則用田畝起賦不問人之衆寡但有田若干畝而即賦一兵其

賦之多少雖無可攷要之盡廢夫家之籍唯田是役  
商賈游民坐食而無征戍之苦唯狀民固以田為大  
害必且棄先疇為游惰以祈免乎鋒鏑此苟簡之政  
厲農之尤酷者而亂國邪臣藉口以為無游移無規  
避之良法者也故曰用田賦置夫家於不用之謂也  
然則所謂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出長轂一乘  
步卒七十二人者以甸成定兵制而不論夫家且兵  
賦之數如此其繁重蓋好戰樂殺之士為此說而託

為司馬法以殃民非周先王之制為然也三代兵制無可攷以魯言之方五百里為田二十五萬井而詩曰公徒三萬大國三軍其教止於七千五百要皆以戶口之版籍酌用其丁壯而必不以田為率明矣漢以下儒者釋經多承戰國之邪說誣為先王之典若周制則孟子時已去其籍又經秦火之後尤無足徵惟據經文以求本義尚不致以辯言亂政毒天下哉

鄖 杜云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以鄖

為發陽以發陽為發繇展轉求合何其牽強而失真也且魯之會吳衛宋皆與固延吳而晉之中國海陵今揚州之通州海門縣地僻在江海之隅方春秋時為輪蹄之所不至必非會盟之所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有員亭姑幕今莒州乃吳魯所由通之徑員本音運加邑亦同公羊作運以音相似而為耳自當以姑幕之員為是

黃池 黃池黃水也水出小黃之黃溝經外黃至沛入

泗黃水所自出謂之黃溝一曰黃池在今杞縣之西  
大河之南故國語曰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掘溝  
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沛蓋自沛沂黃水而  
上也云商魯之間者商宋也黃水經外黃今考城縣  
宋地也以地考吳子但沛沛黃二水未嘗濟河而北  
杞縣在河之南與考城相近黃池在此必矣杜云封  
邱縣南黃池近濟水則在大河之北失之

春秋釋疏卷二